

烏克蘭抵抗運動特種作戰部隊聲明

烏克蘭人民宣言

有人對我們說：你們將不復存在。這份文件就是我們的回答。

發布於： 2026-04-17 ODESSA, UKRAINE SSO ROU 9 語言

2026年4月17日發出的八封公開信：致聖座、聯合國、歐盟、美國、北約、中國、阿拉伯世界，以及致所有人。此處將它們歸併為一篇文字。

I 我們在

沒有人問過我們是否願意存在。我們被告知：你們的存在很不方便。

我們在。這不是口號。這是每天清晨用身體重新證明一次的事實。

說話的不是政府，也不是官員。說話的是一個用自己撐住國家的民族。如果我們不用自己的話說出我們是誰，別人就會替我們說。而且會說成另一個樣子。

II 我們是誰

我們是三個烏克蘭的人民，在火中成為一體。

西部有扎根千年的拉丁傳統——幾個世紀裡守著羅馬與君士坦丁堡之間的橋。中部有哥薩克的精神——自由人的記憶，他們除了上帝和自己的土地，不侍奉任何塵世的主人。東部與南部背負著沉重而層疊的遺產——還有敖德薩，它說二十種語言，衡量一個人看作為，不看血統。

我們有四千萬人，我們各不相同。正因如此，我們聽得見無人願聽的人。

在我們的土地上，1054年的大分裂從未變成一堵牆。希臘禮天主教徒與東正教徒在這裡比鄰而居數百年——不融合，也不交戰。也許，古老裂痕如何癒合的答案不在神學爭論裡，而在一個學會以差異合為一體的民族的親身經驗中。

III 土地

我們的土地是養活世界的黑土。飢餓者麵包裡每四粒穀物就有一粒來自這裡。烏克蘭的糧食養活著非洲、中東與亞洲的四億人。

當我們的港口關閉，挨餓的不只是我們。

我們的戰爭是別人的飢餓。我們的和平是別人的麵包。這不是比喻。這是物流。

iv 記憶

1932年至1933年，這片土地上的飢荒是被蓄意製造的。三百五十萬至七百萬人死去。

不是死於乾旱。是死於政策。那就是大饑荒（Holodomor）。

所以，當有人對我們說「我們不會讓你們存在」，我們把這話當真。我們已經見過那是怎麼做到的。

v 給出的承諾

1994年，烏克蘭做了無人做過的事：自願交出世界第三大核武庫。換來的是安全與領土完整的保證。

我們相信了大國的話。我們守住了自己的話。撕毀備忘錄的不是我們。

這已經不再是我們的抱怨。這是開給全世界的一張帳單：如果給一個已解除武裝的國家的承諾可以被撕毀，下一個國家將選擇武器而不是承諾。而且它沒有錯。

vi 法律

二十年裡我們兩次以和平抗議更換政權。沒有政變。沒有外國坦克。在嚴寒中，手無寸鐵，靠自己的雙腳。

不是因為有人出錢。是因為法律必須高於強力。

我們不是完美的民主。我們是活著的民主——我們正在為活下去的權利而戰。

vii 為什麼而戰

我們為很簡單的事而戰，一隻手就數得完。

為用祖母祈禱時所用的語言說話的權利——烏克蘭語、俄語、匈牙利語、羅馬尼亞語，任何一種。

為把自己的死者安葬在自己的土地上、並知道他們沒有白死的權利。

為我們的孩子長大時，第一課不必是通往防空洞的路的權利。

為選擇自己道路的權利。不是俄羅斯的路。不是美國的路。是我們的路。

VIII 我們不與誰作戰

我們不與俄羅斯人民作戰。俄羅斯母親的哭泣與烏克蘭母親一模一樣，埋葬兒子的方式也一模一樣。

我們與一個容不下自由鄰邦的體制作戰。我們對它的了解不是來自書本：我們曾在它之下生活。

IX 歐洲

我們是歐洲，不是因為誰把我們登記在冊。而是因為我們選擇了它——並以生命付了帳。

我們身上的歐洲性不是地理。那是我們在自己家裡同樣要求的東西：法律高於權力，人高於國家。

國家的重建將在烏克蘭的主權之下進行。戰略資源與基礎設施不會以重建為名成為外部私有化的對象。我們重建的是自己的家，不是別人的資產。

X 邊界

東部邊界由我們守著。

我們站住的每一天，都是聯盟不必去判斷第五條是否適用於維爾紐斯、里加、塔林、華沙或赫爾辛基的一天。

我們求的不是憐憫。我們求的是夥伴關係。我們已經在打——我們請求一起打。

XI 先例

烏克蘭是證明，不是例外。

如果侵略在這裡得手，這套體制就學會了它行得通，並會到別處再試一次。沒有第三種結果。

因此我們請求世界，把每個人為自己主張的原則同樣用在烏克蘭身上：主權、領土完整、互不干涉。標準不該有兩套。法律不該有選擇性。

XII 和平

越過我們的頭頂被口授的和平不是和平。那是換了名字的投降，是下一場戰爭之前的間歇。

我們不反對談判。我們反對那種把我們當成籌碼而不是當事方的交易。

我們的請求

- 01 用真實的名字稱呼正在發生的事。
- 02 把遵守國際人道法當作道德要求來主張，而不是當作外交辭令。
- 03 保障糧食走廊的安全：食物權是普遍人權。
- 04 讓保證成為保證，使布達佩斯的劇本不再在任何人身上重演。
- 05 記住我們，不是作為受害者，而是作為一個民族、一種文明。
- 06 不要在沒有我們的情況下締結和平。

這些話是說給誰聽的

致聖座——願道德權威把毀滅稱作毀滅。

致聯合國——願追責機制不再只是宣言。

致歐盟——願烏克蘭的歐洲選擇得到守護，重建在烏克蘭主權之下進行。

致美國——願在布達佩斯給出的承諾仍有分量。

致北約——願東部邊界被稱作共同的，因為它本就是共同的。

致中國——願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得到一以貫之的適用。

致阿拉伯世界——願主權不存在雙重標準。

致所有人——願被聽見的是一個民族，而不只是關於它的新聞。

關於本文

原件為《烏克蘭人民宣言》——烏克蘭抵抗運動特種作戰部隊的聲明：2026年4月17日在敖德薩發布的八封公開信，五種語言。本頁將它們歸併為一篇文字——有刪節，未添加任何新的論斷。以九種語言發布，並長期保留在本網址。

我們相信復活——不是作為比喻，而是作為生命的原則。烏克蘭也會站起來。唯一的問題是在那之前還要死多少人，而這個答案，也取決於別人及時說出的一句話。

我們打過。我們在打。我們還會打。但今天我們用言語作戰，因為是時候用真相填滿沉默了。

如果你是烏克蘭人——無論你在世界的哪個角落——請把這段話傳下去。人民的聲音必須蓋過那些想在沒有它的情況下決定它命運的人的聲音。

我們在。我們還將在。

安德里·盧基亞年科，烏克蘭抵抗運動特種作戰部隊創建人兼科紹維·奧塔曼。敖德薩，2026年4月17日。
